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三十

左編

君類

漢高祖

此周沛公居山東貪財好色之語有何處證

漢高祖劉邦字季沛豐邑中陽里人也寬仁愛人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及壯試吏爲泗上亭長廷中吏無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單父人呂公善沛令辟仇從之客因家焉沛中豪傑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爲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爲亭長素易諸吏乃紿爲謁曰

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呂公
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入坐上坐蕭何
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
坐無所詘呂公因目固留高祖竟酒後呂公曰臣少
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
爲箕箒妾酒罷呂媼怒呂公曰公始常欲奇此女與
貴人沛令善公求之不與何自妄許與劉季呂公曰
此非兒女子所知卒與高祖呂公女即呂后也生孝
惠帝魯元公主高祖嘗告歸之田呂后與兩子居田
中有一老父過請飮呂后因餔之老父相后曰夫人

天下貴人也令相兩子見孝惠帝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公主亦皆貴老父已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呂后具言客有過相我子母皆大貴高祖問曰未遠乃追及問老父老父曰鄉者夫人兒子皆以君君相貴不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及高祖貴遂不知老父處高祖爲亭長乃以竹皮爲冠令求盜之薛治之時時冠之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也高祖以亭長爲縣送徒驪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豐西澤中亭止飲夜皆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

高祖被酒夜徑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劒斬蛇蛇分爲兩徑開行數里醉因臥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嫗何哭嫗曰人殺吾子人曰嫗子何爲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爲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故哭人乃以嫗爲不誠欲苦之嫗因忽不見後人至高祖覺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諸從者日益畏之秦始皇帝嘗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遊以厭當之高祖隱於芒碭山澤閒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之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

與沛子弟相得

故從往常得季高祖又喜沛中子弟或聞之多欲附者矣秦二世元年秋七月陳涉起蘄至陳自立爲楚王遣武臣張耳陳餘略趙地八月武臣自立爲趙王郡縣多殺長吏以應涉九月沛令欲以沛應之掾主吏蕭何曹參曰君爲秦吏今欲背之帥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劫衆衆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高祖高祖之衆已數百人矣於是樊噲從高祖來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城守欲誅蕭曹蕭曹恐踰城保高祖高祖乃書帛射城上與沛父老曰天下同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爲沛令守

父老子弟共殺令

一篇小像 讓老再至三

諸侯並起。令屠沛。沛令共誅令。擇可立立之。以應諸侯。卽室家完。不然。父子俱屠。無爲也。父老乃使帥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高祖。欲以爲沛令。高祖曰。天下方擾。諸侯並起。今置將不善。一敗塗地。吾非敢自愛。恐能薄不能完父子兄弟。此大事。願更擇可者。蕭曹等皆文吏。自愛恐事不就。後秦種族其家。盡讓高祖。諸父老皆曰。平生所聞劉季奇怪當貴。且卜筮之莫如劉季最吉。高祖數讓。衆莫肯爲。高祖乃立爲沛公。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而釁鼓旗。幟皆赤。由所殺蛇。白帝子。所殺者赤帝子。故也。於是少年豪吏如蕭

過情

曹樊噲等皆爲收沛子弟得三千人沛公攻豐不能
取沛公還之沛怨雍齒與豐子弟叛之春正月張耳
等立趙後趙歇爲趙王東陽甯君秦嘉立景駒爲楚
王在留沛公往從之道得張良遂與俱見景駒請兵
以攻豐時章邯從陳別將司馬尼將兵北定楚地屠
相至碭東陽甯君沛公引兵西與戰蕭西不利還收
兵聚留二月攻碭三日拔之收碭兵得六千人與故
合九千人三月攻下邑拔之還擊豐不下夏四月項
梁擊殺景駒秦嘉止薛沛公往見之項梁益沛公卒
五千人五大夫將十人沛公還引兵攻豐拔之雍齒

奔魏五月項羽拔襄城還項梁盡召別將六月沛公如薛與項梁共立楚懷王孫心為楚懷王懷王乃以宋義為上將項羽為次將范增為末將北救趙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羽怨秦破項梁奮勢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皆曰項羽為人慓悍禍賊嘗攻襄城襄城無噍類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取進前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可下項羽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卒不許羽而

遣沛公西收陳王項梁散卒沛公從碭北攻昌邑遇
彭越越助攻昌邑未下沛公西過高陽酈食其爲
里監門曰諸將過此者多吾視沛公大度乃求見沛
公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酈生不拜長揖曰足下
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起攝衣謝。
之延上坐食其說沛公襲陳留沛公以爲廣野君以
其弟商爲將沛公引兵過宛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
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
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軍從他道還偃旗幟
遲明圍宛城三匝南陽守欲自剄其舍人陳恢曰死

賈歸秦猶有人未易破也

未晚也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留守宛宛郡縣連城數十其吏民自以爲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有彊宛之患爲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秋七月南陽守齮降封爲殷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子嬰誅滅趙高遣將將兵距嶢關沛公欲擊之張良曰秦兵尚彊未可輕願先遣人益張旗幟於山上爲疑兵使酈

懷王不乃
楚漢一五
漢高不負
秦王一使

食其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許之張良曰此獨其將欲叛恐其士卒不從不如因其怠懈擊之沛公引兵繞嶢關踰蕢山擊秦軍大破之藍田南遂至藍田又戰其北秦兵大敗元年冬十一月五星聚于東井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道旁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遂西入咸陽欲止宮休舍樊噲張良諫乃封秦重寶財物府庫還軍霸上蕭何盡收秦丞相府圖籍文書十一月召諸縣豪傑曰父老苦秦

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
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
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吏民皆按堵如故
凡吾所以來爲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
以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要束耳乃使人與秦吏行
至縣鄉邑告諭之秦民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享軍
士而公讓不受曰倉粟多不欲費民民又益喜唯恐
沛公不爲秦王或說沛公曰秦軍十倍天下地形彊
今聞章邯降項羽羽號曰雍王王關中卽來沛公恐
不得有此可急使守函谷關毋內諸侯軍稍徵關中

項伯并爲良乃爲漢祖託言耳

兵以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計從之是時羽兵四十萬號百萬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力不敵會羽季父左尹項伯素善張良夜馳見張良具告其實欲與俱去毋待俱死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不可不告亡去不義乃與項伯俱見沛公沛公與伯約爲婚姻曰吾入關秋毫無所敢取籍吏民封府庫待將軍所以守關者備他盜也日夜望將軍到豈敢反邪願伯明言不敢背德項伯許諾即夜復去戒沛公曰旦日不可不早自來謝項伯還具以沛公言告羽因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兵公詎能入乎且人有大功擊之不祥不如

因善遇之羽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見羽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不自意先入關能破秦與將軍復相見今者有小人言令將軍與臣有隙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毋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羽因留沛公飲范增數目羽擊沛公羽不應范增起出謂項莊曰君王為人不忍汝入以舞劒因擊沛公殺之不者汝屬且為所虜莊入為壽壽畢曰軍中無以為樂請以劒舞因拔劒舞項伯亦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樊噲聞事急直入怒甚羽壯之賜以酒噲因譙讓羽有頃沛公起如廁招樊噲出

置車官屬獨騎與噲靳彊勝公紀成步從間道走軍使張良留謝羽羽問沛公安在曰聞將軍有意督過之脫身去間至軍故使臣獻璧羽受之又獻玉斗范增增怒撞其斗起曰吾屬今爲沛公虜矣沛公歸數日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所過無不殘滅秦民大失望羽使人還報懷王懷王曰如約羽怨懷王不肯令與沛公俱西入關而北救趙後天下約乃曰懷王者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專主約本定天下諸將與籍也春正月陽尊懷王爲義帝實不用其命二月羽自立爲西楚霸王王梁楚

地九郡都彭城背約更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
四十一縣都南鄭三分關中立秦三將章邯為雍王
都廢丘司馬欣為塞王都櫟陽董翳為翟王都高奴
漢王怒羽之背約欲攻之丞相蕭何諫乃止夏四月
諸侯罷戲下各就國羽使卒三萬人從漢王楚與諸
侯之慕從者數萬人從杜南入蝕中張良辭歸韓漢
王送至褒中因說漢王燒絕棧道以備諸侯盜兵亦
示項羽無東意漢王既至南鄭諸將及士卒皆歌謳
思東歸多道亡還者韓信為治粟都尉亦亡去蕭何
追還之因薦於漢王曰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

事。者於是王齋戒設壇場拜信爲大將軍問以計策
信對曰項羽背約而王君王於南鄭是遷也吏卒皆
山東之人日夜企而望歸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有大
功天下已定民皆自寧不可復用不如決策東向因
陳羽可圖三秦易幷之計漢王大說遂聽信策部署
諸將留蕭何收巴蜀租給軍糧食初項梁立韓後公
子成爲韓王張良爲韓司徒羽以良從漢王韓王成
又無功故不遣就國與俱至彭城殺之及聞漢王幷
關中而齊梁叛之羽大怒乃以故吳令鄭昌爲韓王
距漢令蕭公角擊彭越越敗角兵時張良徇韓地遺

羽書曰漢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復東羽以故無西意而北擊齊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服項羽爲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之衆爲之素服以告諸侯爲之東伐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漢王曰善非夫子無所聞於是漢王爲義帝發喪袒而大哭哀臨三日發使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江中大逆無道寡人親爲發喪兵皆縞素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

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夏四月田榮弟横收得數萬人立榮子廣爲齊王羽雖聞漢東既擊齊欲破之而後擊漢漢王以故得劫五諸侯兵東伐楚到外黃彭越將三萬人歸漢漢王拜越爲魏相國令定梁地漢王遂入彭城收羽美人貨賂置酒高會羽聞之令其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從魯出胡陵至蕭晨擊漢軍大戰彭城靈壁東睢水上大破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爲之不流圍漢王三匝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沙石晝晦楚軍大亂漢王得與數十騎遁去。過沛使人求室家室家亦已亡

不相得漢王道逢孝惠魯元載行楚騎追漢王漢王
急推墮二子滕公下收載遂得脫審食其從太公呂
后間行反遇楚軍羽常置軍中以爲質諸侯見漢敗
皆亡去塞王欣翟王翳降楚殷王卬死呂后兄周呂
侯將兵居下邑漢王往從之稍收士卒軍碭漢王西
過梁地至虞謂謁者隨何曰公能說九江王布使舉
兵畔楚項王必留擊之得留數月吾取天下必矣隨
何往說布果使畔楚食其欲立六國後以樹黨漢王
刻印將遣食其立之以問張良良發八難漢王輟飯
吐哺曰豎儒幾敗乃公事令趨銷印又問陳平乃從

其計與平黃金四萬斤以間疏楚君臣夏四月項羽圍漢滎陽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者爲漢亞父勸項羽急攻滎陽漢王患之陳平反間既行羽果疑亞父亞父大怒而去發病死五月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間出於是陳平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楚因四面擊之紀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令御史大夫周苛魏豹樅公守滎陽羽見紀信問漢王安在曰已出去矣羽燒殺信而周苛樅公相謂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因殺魏豹漢王

出滎陽至成臯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說漢王曰漢
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王必
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臯間且得休息使韓信
等得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如此則
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息復與之戰破之必矣漢
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與黥布行收兵羽聞漢王在
宛果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月彭越渡睢與項
聲薛公戰下邳破殺薛公羽使終公守成臯而自東
擊彭越漢王引兵北擊破終公復軍成臯六月羽已
破走彭越聞漢復軍成臯乃引兵西拔滎陽生得周

苛羽謂苛爲吾將以公爲上將軍封三萬戶周苛罵曰若不趨降漢今爲虜矣若非漢王敵也羽烹周苛并殺樅公而虜韓王信遂圍成皋漢王逃獨與滕公共車出成皋玉門北渡河宿小修武自稱使者晨馳入張耳韓信壁而奪之軍乃使張耳北收兵趙地秋七月有星孛于大角漢王得韓信軍復大振八月臨河南鄉軍小修武欲復戰郎中鄭忠說止漢王高壘深塹勿戰漢王聽其計使盧綰劉賈將卒二萬人騎稱是渡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燒楚積聚復擊破楚軍燕郭西攻下睢陽外黃十七城九月羽謂海春侯

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皋即漢王欲挑戰愼勿與戰勿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羽引兵東擊彭越漢王使酈食其說齊王田廣罷守兵與漢和四年冬十月韓信用蒯通計襲破齊齊王烹酈生東走高密項羽聞信破齊且欲擊楚使龍且救齊漢果數挑成皋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數日大司馬咎怒渡兵汜水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馬咎長史欣皆自剄汜水上漢王引兵渡河復取成皋軍廣武就敖倉食羽下梁地十餘城聞海春侯破乃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眜於滎

陽東聞羽至盡走險阻羽亦軍廣武與漢相守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餉數月楚軍食少項王患之乃爲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王（出於良平之口矣）曰吾與若俱北面受命懷王約爲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羽怒欲殺之項伯曰爲天下者不顧家殺之無益秪益禍耳韓信已破齊使人言曰齊邊楚權輕不爲假王恐不能安齊漢王怒欲攻之張良曰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爲守春二月遣張良操印立韓信爲齊王秋七月立黥布爲淮南王羽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諫曰今漢有天

下大半而諸侯皆附楚兵罷食盡此天亡之時不因其幾而遂取之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從之五年冬十月漢王追項羽至陽夏南止軍與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擊楚至固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良對曰楚兵且破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齊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爲相國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越從陳以東傅海與齊王信信家在楚其意

欲復得故邑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爲戰則楚易敗也於是漢王發使使韓信彭越至皆引兵來

曰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苦甚今天下事畢其赦天下殊死以下於是諸侯上疏曰楚王韓信韓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王吳芮趙王張敖燕王臧荼昧死再拜言大王陛下先時秦爲亡道天下誅之大王先得秦王定關中於天下功最多存亡定危救敗繼絕以安萬民功盛德厚又加惠於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地分以定而位號比儗亡上下之分大王功德之著於後世不宜昧死再拜上皇帝尊號

漢王曰寡人聞帝者賢者有也虛言亡實之名非所取也今諸侯王皆推高寡人將何以處之哉諸侯王皆曰大王起於細微滅亂秦威動海内又以辟陋之地自漢中行威德誅不義立有功平定海内功臣皆受地食邑非私之也大王德施四海諸侯王不足以道之居帝位甚實宜願大王以幸天下漢王曰諸侯王幸以為便於天下之民則可矣於是諸侯王及太尉長安侯臣綰等三百人與博士稷嗣君叔孫通謹擇良日二月甲午上尊號漢王即皇帝位于氾水之陽尊王后曰皇后太子曰皇太子追尊先媼曰昭靈

夫人初季布爲項籍將數窘辱帝籍滅帝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三族布乃髡鉗爲奴自賣於魯朱家朱家心知其布也買置田舍身之洛陽見滕公曰季布何罪臣各爲其主用職耳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以布之賢漢求之急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之墓也滕公言於上乃赦布召拜郎中朱家遂不復見之布母弟丁公亦爲羽將逐窘帝彭城西短兵接帝急顧曰兩賢豈相戹哉丁公乃還至是來謁帝以徇軍中曰丁公爲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

遂斬之曰使後爲人臣無效丁公也○論曰故衡山王吳芮與子二人兄子一人從百粵之兵以佐諸侯誅暴秦有大功諸侯立以爲王項羽侵奪之地謂之番君其以長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芮爲長沙王又曰故粵王亡諸世奉粵祀秦侵奪其地使其社稷不得血食諸侯伐秦亡諸身帥閩中兵以佐滅秦項羽廢而弗立今以爲閩粵王王閩中地勿使失職帝乃西都洛陽夏五月兵皆罷歸家詔曰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十二歲其歸者半之○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今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

吏以文法教訓辨告。勿笞辱。民以饑餓自賣爲人奴婢者。皆免爲庶人。軍吏卒。會赦。其亡罪。而亡爵及不滿大夫者。皆賜爵爲大夫。故大夫以上賜爵各一級。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非七大夫以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又曰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諸侯子及從軍歸者。甚多高爵。吾數詔吏先與田宅。及所當求於吏者。亟與。爵或人君。上所尊禮。久立吏前。曾不爲決。甚亡謂也。異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與抗禮。今吾於爵非輕也。吏獨安取此。且法以有功勞行田宅。今小吏未嘗從軍者多滿。而有功者顧不得。背

公立私守尉長吏教訓甚不善其令諸吏善遇高爵稱吾意且廉問有不如吾詔者以重論之。會諸侯于陳楚王信迎謁因執之詔曰天下既安豪傑有功者封侯新立未能盡圖其功身居軍九年或未習法令或以其故犯法大者或死吾甚憐之其赦天下田肯賀上曰甚善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二百焉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齊東有瑯琊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懸隔千里

之外。齊得十二焉。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王曰善。賜金五百斤。上還至雒陽赦信封爲淮陰侯甲申始剖符封功臣曹參等爲通侯詔曰齊古之建國也今爲郡縣其復以爲諸侯將軍劉賈數有大功及擇寬惠修潔者王齊荊地上居南宮從復道上見諸將往往耦語以問張良良曰陛下與此屬共取天下。今已爲天子。而所封皆故人所愛所誅皆平生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爲不足用徧封而恐以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上曰爲之奈何良曰取上素所不快計羣臣所共知最甚者一人。先封以示羣

臣。三月上置酒封雍齒因趣丞相急定功行封罷酒羣臣皆喜曰雍齒且侯吾屬亡患矣。上歸櫟陽五日一朝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亡二日土亡二王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後上朝太公擁彗迎門卻行上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奈何以我亂天下於是上心善家令言代相國陳豨反上曰豨嘗為吾使甚有信代地吾所急故封豨為列侯以相國守代今乃與王黃等刼掠代地吏民非有罪也能去豨黃來歸者皆舍之上自東至邯鄲上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

阻漳水。吾知其亡能爲矣。趙相周昌奏常山二十五城亡其二十城請誅守尉上曰守尉反乎對曰否上曰是力不足亡罪。上令周昌選趙壯士可令將者白見四人上嫚罵曰豎子能爲將乎。四人慙皆伏地上各封千戶以爲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賞未徧行今封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陳豨反趙代地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計唯獨邯鄲中兵耳吾何受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皆曰善有詔求樂毅後得其孫叔封之樂鄉號華成君聞豨將皆故賈人上曰吾知與之矣乃多以金購豨將豨將多降

詔曰代地居常山之北與夷狄邊趙乃從山南有之遠數有胡冦難以爲國頗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屬代代之雲中以西爲雲中郡則代受邊冦益少矣王相國通侯吏二千石擇可立爲代王者燕王綰相國何等三十三人皆曰子恒賢智溫良請立以爲代王都晉陽大赦天下二月詔曰欲省賦甚今獻未有程吏或賦以爲獻而諸侯王尤多民疾之令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五月詔曰粵人之俗好相攻擊前時秦徙中縣之民南方三郡使與百粵雜處會天下誅秦南

人尉佗居南方長治之甚有文理中縣人以故不耗江粤人相攻擊之俗益止俱賴其力今立佗爲南粤王使陸賈即授璽綬佗稽首稱臣詔曰吳古之建國也日者荆王兼有其地今死亡後朕欲復立吳王其議可者長沙王臣等言沛侯濞重厚請立爲吳王已拜上詔謂濞曰汝狀有反相因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汝邪然天下同姓一家汝愼毋反濞頓首曰不敢

孝惠帝

文帝 景帝 武帝 昭帝

宣帝 元帝 成帝

孝惠帝盈高帝子也母呂太后高帝爲漢王得定陶

目欲未有此事也何以晉

右呂后誰敢廢太子賦史識旨

戚姬愛幸生趙隱王如意孝惠爲人仁弱高祖以爲不類我常欲廢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如意類我戚姬幸常從上之關東日夜啼泣欲立其子代太子呂后年長常留守希見上益疏如意立爲趙王欲代太子者數矣賴大臣爭之及留侯策太子得毋廢呂后最怨戚夫人及其子趙王乃令永巷囚戚夫人而召趙王使者三反趙相建平侯周昌謂使者曰高帝屬臣趙王趙王年少竊聞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趙王幷誅之臣不敢遣王且亦病不能奉詔呂后大怒乃使人召趙相趙相徵至長安乃使人復召趙王來未到帝

重臣

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與入宮自挾與趙王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間孝惠元年二月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蚤起太后聞其獨居使人持酖飲之犂明帝還趙王已死於是乃徙淮陽王友爲趙王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飲瘖藥使居厠中命曰人彘居數日乃召帝觀人彘帝見問乃知爲戚夫人乃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爲臣爲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帝以此日飲爲淫樂不聽政故有病也

文帝恒高祖中子也兄弟五人長惠帝次齊王肥孝

惠七年薨次帝次淮南王長次趙王如意爲呂后所殺帝母薄姬少立爲大王都晉陽即位十七年高后八年七月高后崩諸呂祿產等欲爲亂以危劉氏大臣共誅之因謀曰少帝及諸王皆非眞孝惠子也呂后詐名他人子而立之以彊呂氏即長用事吾屬無類矣或言齊王高帝長孫可立大臣皆曰呂氏幾危宗廟今齊王舅駟鈞虎而冠即立齊王復爲呂氏矣代王高帝子最長仁孝寬厚太后家薄氏謹良乃名代王代王問左右郎中令張武等張武等議曰漢諸臣皆故高帝時大將習兵多謀詐此其屬意非止此

也特畏高帝呂太后威耳今已誅諸呂新喋血京師此以迎大王爲名實不可信願大王稱疾毋往以觀其變宋昌進曰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人人自以爲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之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謂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彊二矣漢興除秦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爲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左袒爲劉氏叛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爲變百姓弗

爲使其黨寧能專一邪方今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瑯琊齊代之彊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乃命宋昌參乘張武等六人乘傳詣長安至高陵休止而使宋昌先馳之長安觀變昌至渭橋丞相以下皆迎宋昌還報代王馳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代王下車拜太尉勃進曰願請閒言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太尉乃跪上天子璽符代王謝曰至代邸而議之遂馳入代邸羣臣從至丞相陳平太尉周勃大將

軍陳武御史大夫張蒼宗正劉郢朱虛侯劉章東牟侯劉興居典客劉揭皆再拜言曰子弘等皆非孝惠帝子不當奉宗廟臣謹請與陰安侯頃王后與琅琊王宗室大臣列侯吏二千石議曰大王高帝長子宜爲高帝嗣願大王卽天子位代王曰奉高帝宗廟重事也寡人不佞不足以稱宗廟願請楚王計宜者寡人不敢當羣臣皆伏固請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郎 皇帝位入未央宮乃夜拜宋昌爲將軍鎮撫南北軍以張武爲郎中令行殿中還坐前殿於是夜下詔書初呂太后割齊之瑯琊郡以王諸劉遠屬

營陵侯澤至是徙澤爲燕王、而復以瑯琊郡與齊幷趙幽王子遂爲趙王、陳平謝病願以右丞相讓勃、十一月徙平爲左丞相、太尉勃爲右丞相、大將軍灌嬰爲太尉、諸呂所奪齊楚故地皆復與之、帝誅諸呂功在丞相勃以下益戶賜金各有差、絳侯朝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目送之、郎中袁盎諫曰、諸呂悖逆大臣相與共誅之、是時丞相爲太尉、本兵柄適會其成功。今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爲陛下弗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十二月詔曰、法者治之正也、今犯法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

之、及爲收帑、朕甚不取。其除收帑諸相坐律令。上每朝、郎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用采之、未嘗不稱善。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中郎將袁盎騎、並車擥轡。上曰：將軍怯邪？盎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賢主不乘危、不徼幸。今陛下騁六飛、馳下峻山、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柰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所幸慎夫人、在禁中常與皇后同席坐。及坐郎署、袁盎引却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入禁中。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

可以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即厚賜之陛下所以爲愼夫人適所以禍之也陛下獨不見人彘乎於是上乃悅召語愼夫人愼夫人賜金五十斤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秋九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憂其然故今茲親率羣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詔曰前遣列侯之國或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爲朕率列侯

之國。十一月免丞相勃遣就國以太尉灌嬰為丞相罷太尉官屬丞相初大臣之誅諸呂也朱虛侯功尤大大臣許盡以趙地王朱虛侯盡以梁地王東牟侯及帝立聞朱虛東牟之初欲立齊王故絀其功及王諸子乃割齊二郡以王之興居自以失職奪功頗怏怏聞帝幸太原以為天子且自擊胡遂發兵反帝聞罷丞相及行兵皆歸長安以棘蒲侯柴武為大將軍將四將軍十萬眾擊之祁侯繒賀為將軍軍滎陽上自太原至長安詔濟北吏民兵未至先自定及以軍城邑降者皆赦之復官濟北王興居來者赦之濟北

王興居兵敗自殺、帝弟淮南王長謀反事覺、召至長
遷之蜀、憤恚不食死、民有歌淮南王者曰、一尺布、尚
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帝聞而病之
八年夏封淮南厲王子安等四人為列侯、賈誼諫不
聽、帝舅將軍薄昭殺漢使者、帝不忍加誅、使公卿從
之飲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羣臣喪服往哭之、乃
自殺、前十一年冬十一月上行幸代、春正月自代還
夏六月梁懷王揖薨無子、帝從賈誼計徙淮陽王武
為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後歲
餘、賈誼亦死、死時年三十三矣。徙城陽王喜為淮南

王匈奴寇狄道將匈奴數爲邊患太子家令潁州鼂錯上言兵事始募民徙塞下詔民入粟輸邊得拜爵免罪是時上既躬修玄默而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吏安其官民樂其業畜積歲增戶口寖息風流篤厚禁罔疏闊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焉

景帝啓文帝太子也

班固贊曰文帝寬厚長者以德化人無事則謙抑如不能有事則英氣奮發景帝刻薄任數以詐力御下

平居則誅賞肆行、纔有則惴慄失措、其大致懸絕如此、而又以無寵廢正后、而夫婦之道薄、以無罪廢太子、而父子之恩睽、過愛梁王、輕許傳位、而兄弟之好不終、信讒用譖、紲申屠嘉、戮鼂錯、殺周亞夫、而君臣之義乖缺、其視文帝益相遼矣、獨節儉愛民一事、克遵前業耳、夫豈可與成康同得美稱哉、

武帝徹、景帝第十子也、母曰王美人、帝以英雄甚壯之年、當盈成富強之世、懷蔚積磅礴之忿、三者參會一旦而發、故仲舒彊勉之言、申公力行之語、汲黯多慾之戒、不見納用、於是始爲微行、與左右能騎射者、

期諸殿門、常入南山下射獵、馳騖禾稼之地、民爲號
呼罵詈鄠杜令欲執之示以乘輿物乃得免、又嘗夜
至柏谷、逆旅主人疑爲姦盜、聚少年欲攻之主人嫗
睹上狀貌而異之、止其翁不聽、飲翁以酒醉而縛之、
少年皆散走、後乃私置更衣十二所、內增七校外置
樓船、起上林苑、建柏梁臺作長安飛廉之館、興造甲
乙之帳、絡以隋珠和璧、作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
役費並興、而土木之工不息矣、招東甌、事兩越、穿朝
鮮、開滄海、大將軍出定襄出雲中出高闕、出上谷、出
朔方、五出、而匈奴、服、驃騎將軍出隴西、出代郡、出鴈

門三出而昆邪降賭犀布玳瑁則建珠崖七郡感蒟醬竹杖則開牂牁越巂聞天馬蒲萄則通大宛安息自時厥後賨幏火毳馴禽封獸之賦駢積於內府夷歌巴舞奇音異節之技列呂於外門藏山隱海之靈物沈沙棲陸之偉寶莫不呈表怪麗雕被宮幄焉當是時斬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至十餘萬斤而漢士馬物故者亦數萬兵甲轉漕之費稱是大司農經用竭不足以奉戰士矣自是二三年則譴異迭至今年有星如日夜出二年壬寅明年有星孛于西北三年癸卯又明年有星孛于東方其長竟天六年丙午甚者大饑至

于人相吞噬(癸卯)帝於是避正室恐懼以咨天戒而方月信惑奇怪矯誣上天祭竈郤事躬親爲之(元光二年戊申)祠五畤(元光二年戊申 元狩元年己未)祠太一(戊申)如東萊(元封二年壬申)如泰山(太初元年丁丑)史不絕書又數遣燕齊迂怪之士求神仙不死之藥亟以方士欒大爲五利將軍尚主驕神物外玩意希夷其後府軍罄竭杼軸空虛乃鑄白金造皮幣鹽鐵有征舟車有算六畜有租因之凶年盜賊並起姦軌不勝於是作見知故縱之法遣繡衣直指之使嚴切太過而仁恩罕有存者方帝初年血氣方剛好大矜功紛然多欲一喜柔孔禍及黎甿。一喜

衛霍顧交謁邪一喜趙張湯及大臣一喜江充禍及父子之際迨乎晚節血氣既衰翻然有悟乃知棄輪臺之地下哀痛之詔封田千秋為富民侯擢趙過為搜粟都尉力本務農以明休息雖云悔過而漸已墜矣帝自建元以來丞相多不擇人泣政之始首相竇嬰越明年許昌即代其位昌未四年復用田蚡昌之妄庸去之可也蚡何人斯而可居此哉不四年而復用說擬小廉之薛澤未幾復以多詐之弘代之又未四年而復用李蔡又三年而復用嚴青翟又三年而復用趙周數子碌碌亡足多者獨一石慶最號久任

亦數被譴責繼此則太僕公孫賀也涿郡太守劉屈氂也大鴻臚田千秋也多者三四年少者一二年驟遷數易有如傳舍五十四年之間而爲相者十有三人一言稱意即加超擢少有罪戾大者腰斬（劉屈氂）小者獄誅（李蔡嚴靑翟趙周公孫賀）而被殺者凡五當時登相位者至于涕泣不敢拜命（公孫賀）其視宰相爲何等官而若是哉故班史贊武帝得人之盛自大將軍以下莫不表著名氏獨丞相闕焉此意深矣

昭帝弗陵武帝少子母趙婕妤武帝末戾太子敗齊王閎早卒燕王旦廣陵王胥行驕嫚不可立弗陵年

七歲形體壯大多知上奇而愛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稚母少猶豫久之欲以大臣輔之察羣臣唯奉車都尉光祿大夫霍光忠厚可任大事乃使黃門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後數日帝譴責鉤弋夫人夫人脫簪珥叩頭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獄夫人還顧帝曰趣行汝不得活卒賜死頃之帝閒居問左右曰外人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兒曹愚人之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汝不聞呂后邪故不得不先去之也年十四即位帝姊

視語不學無術

長公主共養省中霍光秉政領尚書事昔周成以孺子繼統而有管蔡四國流言之變孝昭年幼即位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時以成名大矣哉承孝武奢侈餘敝師旅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光知時務之要輕繇薄賦與民休息至始元元鳳之間匈奴和親百姓充實

宣帝武帝曾孫戾太子孫也太子納史良娣生史皇孫皇孫納王夫人生宣帝號曰皇曾孫生數月遭巫蠱事太子良娣皇孫王夫人皆遇害曾孫雖襁褓猶坐收繫郡邸獄而丙吉為廷尉監治巫蠱於郡邸憐

曾孫之亡辜使女徒復作淮陽趙徵卿渭城胡組更
乳養私給衣食視遇甚有恩巫蠱事連歲不決至後
元二年武帝疾往來長揚五柞宮望氣者言長安獄
中有天子氣上遣使者分條中都官獄繫者輕重皆
殺之內謁者令夜至郡邸獄吉拒閉使者不得入曾
孫賴吉得全因遭大赦吉乃載曾孫送祖母史良娣
家後有詔掖庭養視上屬籍宗正時掖庭張賀嘗事
戾太子思顧舊恩哀曾孫奉養甚謹以私錢供給教
書既壯為取暴室嗇夫許廣漢女曾孫因依倚廣漢
兄弟及祖母家史氏受詩於東海澓中翁高材好學

然亦喜游俠鬬雞走馬具知閭里姦邪吏治得失昭
帝崩無嗣大將軍霍光請皇后徵昌邑王賀尋奏王
淫亂廢之光奏議曰禮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
宗太宗無嗣擇支子孫賢者爲嗣武帝曾孫病已有
詔掖庭養視至今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操行節
儉慈仁愛人可以嗣昭帝後奉承祖宗子百姓奏可
遣宗正德至曾孫尚冠里舍洗沐賜御府衣太僕以
軨獵車奉迎曾孫就齋宗正府入未央宮見皇太后
封爲陽武侯已而羣臣奉上璽綬即位帝起自閭閻
知民事之艱難素矣霍光卒後始親政事厲精爲治

丙吉魏相同心輔政二三年間求直言省屯兵罷宮館貸貧民減天下鹽價嚴繫囚掠笞瘐死之禁遣使者巡行郡國戒勿煩擾五日一聽事上在閭閻知民有冤詔以廷史任輕祿薄置廷尉平秩六百石員四人每季秋後請讞時上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獄刑號爲平矣每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以爲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獎勵公卿闕則以次用之漢世良吏於斯爲盛而又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理法之士下至技巧工匠器械咸精其能自元成間鮮能及之樞機周密

品式備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當是時法制過詳而道德不足是以人清之姦詐益甚滋戶口者得以冒其賞減糴價者得以逃其罪獻鵰雀者得以投其詐甚至上計簿者不過具文而虜入代郡始料瑣邊吏者反蒙恩職之褒其爲欺弊雜出而不可禁矣至用恭顯而啓元帝之信宦者貴許史而啓成帝之任外戚揚韓之戮赤族之誅而啓哀帝之誅大臣啓三大纍卒以亡漢其弊皆原于初年擇術不精而學申韓不任周政而雜霸道者致之也故前輩直謂西京之亡自宣帝始蓋以文景養民之意至是盡消靡

焉豈不然哉

元帝宣帝長子也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寸節度窮極窈眇少而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惲蓋寬饒等坐刺譏辭語為罪而誅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用德教用周政乎且儒生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繇是疏太子而愛淮陽王曰淮陽王明察好法宜為吾子而淮陽王母張婕妤尤幸欲用

淮陽王代太子然以少依許氏俱從微起故終不肯焉久之上拜韋玄成為淮陽中尉以玄成嘗讓爵於兄欲以感諭憲王由是太子遂安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匡迭為宰相而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

成帝元帝太子也母曰王皇后元帝為太子生甲觀畫堂為世嫡皇孫宣帝愛之字曰太孫常置左右年三歲而宣帝崩元帝即位帝為太子壯好經書寬博謹慎初居桂宮上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西至直城門得絕乃度還入作室門上遲之問其

故以狀對上大悅乃著令令太子得絕馳道云其後幸酒樂燕樂上不以爲能而定陶恭王有材藝母傅昭儀又愛幸上以故常有意欲以恭王爲嗣賴侍中史丹護太子家輔助有力上亦以宣帝尤愛太子故得無廢即位數爲微行從期門郎或私奴或乘小車或皆騎出入市里郊野遠至旁縣鬭雞走馬常自稱富平侯家人富平侯者侍中張放也寵幸無比故假稱之遭世承平上下和睦然湛于酒色趙氏亂內外家擅朝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蓋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三十一

左編

君類

漢光武

光武皇帝、諱秀、字文叔、南陽蔡陽人、高祖九世孫也、宛人李守好星歷讖記、爲莽宗卿師、嘗謂其子通曰劉氏當興、李氏爲輔、及新市平林兵起、南陽騷動、通從弟軼謂通曰、今四方擾亂、漢當復興、南陽宗室、獨劉伯升兄弟汎愛容衆、可與謀大事、通笑曰、吾意也、會秀賣穀於宛、通遣軼往迎秀、與相見、因具言讖文

事與相約結定謀議通欲以立秋材官都試騎士日劫前隊大夫甄阜及屬正梁丘賜因以號令大衆使軼與秀歸舂陵舉兵以相應於是縯名諸豪傑計議曰王莽暴虐百姓分崩今枯旱連年兵革並起此亦天亡之時復高祖之業定萬世之秋也衆皆然之於是分遣親客於諸縣起兵縯自發舂陵子弟諸家子弟恐懼皆亡匿曰伯升殺我及見秀絳衣大冠皆驚曰謹厚者亦復爲之乃稍自安凡得子弟七八千人部署賓客自稱柱天都部秀時年二十八李通未發事覺亡走及家屬坐死者六十四人縯使族人嘉招

說新市平林兵西擊湖陽軍中分財物不均衆恚恨欲反攻諸劉秀斂宗人所得物悉以與之衆乃悅進拔棘陽李軼鄧晨皆將賓客來會劉縯欲進攻宛至小長安聚與甄阜梁丘賜戰時大霧漢軍大敗秀單馬走遇女弟伯姬與共騎而犇前行復見姊元趣令上馬元以手揮曰行矣不能相救無為兩沒也會追兵至元及三女皆死縯弟仲及宗族死者數十人縯復收會兵衆還保棘陽阜賜乘勝留輜重於藍鄉引精兵十萬南渡潢淳臨沘水阻兩川間為營絕後橋示無還心新市平林見漢兵數敗阜賜軍大至各

欲解去縯甚患之會下江兵五千餘人至宜秋縯即與秀及李通俱造其壁曰願見下江一賢將議大事衆推王常縯見常說以合從之利常大悟曰王莽殘虐百姓思漢今劉氏復興即眞主也誠思出身爲用輔成大功縯曰如事成豈敢獨饗之哉遂與常深相結而去常還具爲餘將成丹張卬言之丹卬負其衆曰大丈夫既起當各自爲主何故受人制乎常乃徐曉說其將帥曰王莽苛酷積失百姓之心民之謳吟思漢非一日也故使吾屬因此得起夫民所怨者天所去也民所思者天所與也舉大事必當下順民心

是
於劉宗是
黙必得之
民

上合天意功乃可成若負強恃勇觸情恣欲雖得天下必復失之以秦項之埶尚至夷覆況今布衣相聚草澤以此行之滅亡之道也今南陽諸劉舉宗起兵觀其來議者皆有深計大慮王公之才與之并合必成大功此天所以祐吾屬也下江諸將雖屈彊少識然素敬常乃皆謝曰無王將軍吾屬幾陷於不義即引兵與漢軍及新市平林合先是赤眉賊衆雖數十萬人訖無文書號令旌旗部曲及漢兵起皆稱將軍攻城略地移書稱說莽聞之始懼春陵戴侯曾孫玄在平林兵中號更始將軍時漢兵已十餘萬諸將議

以兵多而無所統一欲立劉氏以從人望南陽豪傑及王常等皆欲立劉縯而新市平林將帥樂放縱憚縯威明貪玄懦弱先共定策立之然後召縯示其議縯曰諸將軍幸欲尊立宗室甚厚然今赤眉起青徐衆數十萬聞南陽立宗室恐赤眉復有所立王莽未滅而宗室相攻是疑天下而自損權非所以破莽也舂陵去宛三百里耳遽自尊立爲天下準的使後人得承吾敝非計之善者也張卬拔劒擊地曰疑事無功今日之議不得有二衆皆從之設壇場於淯水上沙中玄即皇帝位南面立朝羣臣羞愧汗流舉手不

渴公字乃無定見

能言、於是大赦改元以朱鮪爲大司馬劉縯爲大司徒餘皆九卿將軍由是豪傑失望多不服劉秀等徇昆陽定陵郾皆下之王莽聞嚴尤敗乃遣司空王邑馳傳與司徒王尋發兵平定山東徵諸明兵法六十（多而無當者雄辯擅易與耳）三家以備軍吏以長人巨毋霸爲壘尉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邑至洛陽州郡各選精兵牧守自將走會者四十二萬人號百萬餘在道者旌旗輜重千里不絕尋邑南出潁川與嚴尤合諸將見尋邑兵盛皆反走入昆陽惶怖憂念妻孥欲散歸諸城劉秀曰今兵穀既少而外寇強大并力禦之功庶

可立如欲分散埶無俱全且死城未拔不能相救昆陽既拔一日之間諸部亦滅矣今不同心膽共舉功名反欲守妻子財物邪諸將怒曰劉將軍何敢如是秀笑而起會候騎還言大兵且至城北軍陳數百里不見其後諸將素輕秀及迫急乃相謂曰更請劉將軍計之秀復爲圖畫成敗諸將皆曰諾時城中唯有八九千人秀使將軍王常守昆陽夜與將軍李軼等十三騎出城南門於外收兵時莽兵到城下者且十萬秀等幾不得出尋邑縱兵圍昆陽嚴尤說邑曰昆陽城小而堅今假號者在宛亟進大兵彼必奔走宛

敗、昆陽自服、邑曰、吾習圍翟義、坐不生得、以見責讓、今將百萬之衆、遇城而不能下、非所以示威也、當先屠此城、蹀血而進、前歌後舞、顧不快邪、遂圍之數十重、列營百數、鉦鼓之聲、聞數十里、或爲地道、衝棚撞城、積弩亂發、矢下如雨、城中負戶而汲、諸將乞降不許、尋邑自以功在漏刻、不以軍事爲憂、嚴尤曰、兵法圍城爲之闕、宜使得逸出、以怖宛下、邑又不聽、棘陽守長岑彭守宛城、漢兵攻之數月、城中人相食、乃舉城降、更始入都之、諸將欲殺彭、劉縯曰、今舉大事、當表義士、不如封之、更始乃封彭爲歸德侯、劉秀至郾

定陵悉發諸營兵諸將貪惜財物欲分兵守之秀曰今若破敵珍寶萬倍大功可成如為所敗首領無餘何財物之有乃悉發之六月秀與諸營俱進自將步騎千餘為前鋒去大軍四五里而陳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秀犇之斬首數十級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且復居前請助將軍秀復進尋邑兵却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千級連勝遂前諸將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秀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尋邑易之自將萬餘人行陳尋邑陳亂漢兵乘銳崩之遂殺王尋城中亦

鼓譟而出中外合埶𢫬兵大潰走者相騰踐伏尸百餘里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滍川盛溢虎豹皆股戰士卒赴水溺死者以數萬王邑嚴尤輕騎乘死人渡水逃去王邑獨與所將長安勇敢數千人還洛陽關中聞之震恐於是海內豪傑皆殺其牧守自稱將軍用漢年號以待詔命劉秀復徇潁川攻父城不下屯兵巾車鄉潁川郡掾馮異監五縣為漢兵所獲異曰異有老母在父城願歸據五城以效功報德秀許之異歸謂父城長苗萌曰諸將多暴橫獨劉將軍所到不虜略觀其言語舉止非庸人也遂與萌率

五縣以降。新市平林諸將、以劉縯兄弟威名益盛、陰勸更始除之、秀謂縯曰、事欲不善、縯笑曰、常如是耳、更始大會諸將、取縯寶劍視之、繡衣御史申徒建隨獻玉玦、更始不敢發、縯舅樊宏謂縯曰、建得無有范增之意乎、縯不應、李軼初與縯兄弟善、後更諂事新貴、秀戒縯曰、此人不可復信、縯不從、縯部將劉稷、勇冠三軍、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兵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爲者耶、更始以稷爲抗威將軍、稷不肯拜、更始乃與諸將陳兵數千人、先收稷、將誅之、縯固爭、李軼朱鮪因勸更始并執縯、即日殺之、以族兄光

祿勳賜爲大司徒秀聞之自父城馳詣宛謝司徒官屬迎秀秀不與交私語惟深引過而已未嘗自伐昆陽之功又不敢爲縯服喪飲食言笑如平常更始以是慙拜爲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更始遣王匡攻洛陽申屠建李松攻武關京兆諸縣及城中共起兵殺王莽王匡拔洛陽生縛莽太師王匡表章皆斬之更始將都洛陽以劉秀行司隸校尉使前整修宮府秀乃置僚屬作文移從事司察一如舊章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幘而服婦人衣莫不笑之及見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泣曰不圖

今日復見漢官威儀更始北都洛陽分遣使者徇郡
國曰先降者復爵位更始欲令親近大將徇河北大
司徒賜言諸家子獨有文叔可用朱鮪等以爲不可
更始狐疑賜深勸之更始乃以劉秀行大司馬事持
節北渡河鎮慰州郡以大司徒賜爲丞相令先入關
修宗廟宮室大司馬秀至河北所過郡縣考察官吏
黜陟能否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復漢官名吏民喜
悅爭持牛酒迎勞秀皆不受南陽鄧禹杖策追秀及
於鄴禹說秀延攬英雄秀大悅因令禹常宿止於中
與定計議每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皆當其才秀自兒

縯之死每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主簿馮異獨叩頭寬譬秀止之曰卿勿妄言異因進說曰更始政亂百姓無所倚戴夫人久饑渴易為充飽今公專命方面宜分遣官屬徇行郡縣宣布惠澤秀納之

更始至長安乃下詔大赦非王莽子他皆除其罪於是三輔悉平時長安唯未央宮被焚其餘宮室供帳倉庫官府皆案堵如故市里不改於舊更始居長樂宮升前殿郎吏以次列庭中更始羞怍俛首刮席不敢視諸將後至者更始問虜掠得幾何左右侍官皆宮省久吏驚愕相視李松與棘陽趙萌說更始宜悉

士諸功臣朱鮪爭之以爲高祖約非劉氏不王更始乃先封諸宗室六人爲王然後立王匡爲泚陽王朱鮪爲膠東王王常爲鄧王申屠建爲平氏王張卬爲淮陽王李通爲西平王李軼爲舞陰王惟朱鮪辭不受乃以鮪爲左大司馬死王賜爲前大司馬使與李軼等鎭撫關東又使李通鎭荆州王常行南陽太守事以李松爲丞相趙萌爲右大司馬共秉内任更始納趙萌女爲夫人故委政於萌日夜飲讌後庭群臣欲言事輙醉不能見時不得已乃令侍中坐帷内與語韓夫人尤嗜酒每侍飲見常侍奏事輙怒曰帝方

對我飲正用此將持事來邪起抵破書案趙萌專權生殺自恣郎吏有說萌放縱者更始怒拔劍擊之自是無敢復言以至羣小膳夫皆濫授官爵長安爲之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軍師將軍李淑上書諫由是關中離心四海怨叛耿況遣其子弇奉奏詣長安弇時年二十一行至宋子會王郎起弇從吏孫倉衛包曰劉子輿成帝正統捨此不歸遠行安之弇按劍曰子輿弊賊卒爲降虜耳我至長安與國家陳漁陽上谷兵馬歸發突騎以轔烏合之衆如摧枯折腐耳觀公等不識去就族滅不

久也倉包遂亡降王郎、弇聞大司馬秀在盧奴、乃馳北上謁秀、留署長史與俱北、至薊王郎移檄購秀十萬戶、秀令功曹王霸至市中募人擊王郎、市人皆大笑舉手邪揄之、霸慙據而反、秀將南歸、耿弇曰、今兵從南方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之邑人。上谷太守。即弇父也、發此兩郡、控弦萬騎、邯鄲不足慮也、秀官屬腹心皆不肯、曰死尚南首、奈何北行、入囊中、秀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會故廣陽王子接起兵薊中以應郎、城內擾亂、言邯鄲使者方到、二千石以下皆出迎、於是秀趣駕而出、至南城門、門已閉、攻之

得出遂晨夜南馳不敢入城邑舍食道傍至蕪蔞亭時天寒烈馮異上豆粥至朝陽官屬皆乏食秀乃自稱邯鄲使者入傳舍傳吏方進食從者饑爭奪之傳吏疑其僞乃椎鼓數十通詒言邯鄲將軍至官屬皆失色秀升車欲馳既而懼不免徐還坐曰請邯鄲將軍入久乃駕去晨夜兼行蒙犯霜雪面皆破裂至下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恐至虖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濟秀使王霸往視之霸恐驚衆欲且前阻水還卽詭曰冰堅可渡官屬皆喜秀笑曰候吏果妄語也遂前比至河河冰亦合乃令王霸

獲度未畢數騎而冰解至南宮遇大風雨秀引入道傍空舍馮異抱薪鄧禹爇火秀對竈燎衣馮異復進麥飯進至下博城西惶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父在道旁指曰努力信都郡為長安城守去此八十里秀即馳赴之是時郡國皆已降王郎獨信都太守任光和戎太守邳彤不肯從光自以孤城獨守恐不能全聞秀至大喜吏民皆稱萬歲邳彤亦自和戎來會議者多言可因信都兵自送西還長安邳彤曰吏民歌吟思漢久矣故更始舉尊號而天下響應三輔清宮除道以迎之今卜者王郎假名因執驅集烏合之衆

遂振燕趙之地無有根本之固明公奮二郡之兵以討之何患不克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墮損威重非計之得者也若明公無復征伐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既西則邯鄲勢成民不肯捐父母背成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亡逃可必也秀乃止秀以二郡兵弱欲入城頭子路刀子都軍中任光以爲不可乃發傍縣得精兵四千人拜任光爲左大將軍信都都尉李忠爲右大將軍邳彤爲後大將軍和戎太守如故信都令萬修爲偏將軍皆封列侯留南陽宗廣領信都太守事使任光

李忠萬修將兵以從邳彤將兵居前任光乃多作檄文曰大司馬劉公將城頭子路力子都兵百萬衆從東方來擊諸反虜遣騎馳至鉅鹿界中吏民得檄傳相告語秀多張炬火彌滿澤中堂陽即降又擊貰縣降之城頭子路者東平爰曾也寇掠河濟間有衆二十餘萬力子都有衆六七萬故秀欲依之昌城人劉植聚兵數千人據昌城迎秀秀以植爲驍騎將軍騎都尉宋子耿純謁秀于邯鄲退見官屬將兵法度不與他將同遂自結納至是耿純率宗族賓客二千餘人老病者皆載木自隨迎秀於育拜純爲前將軍進

攻下曲陽降之衆稍合至數萬人復北擊中山耿純恐宗家懷異心乃使從弟訢秀歸燒廬舍以絕其反顧之望秀進拔盧奴所過發犇命兵移檄邊郡共擊邯鄲郡縣還復響應時眞定王楊起兵附王郎衆十餘萬秀遣劉植說楊楊乃降秀因留眞定納楊甥郭氏爲夫人以結之進擊元氏防子皆下之至鄗擊斬王郎將李惲至柏人復破郎將李育育還保城攻之不下南鄭人延岑起兵據漢中更始將擊降之有衆數十萬秀舍中兒犯法軍市令祭遵格殺之秀怒命收遵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衆軍整齊今遵奉法

不避是教令所行也乃貰之以為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避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或說大司馬秀以守柏人不如定鉅鹿秀乃引兵東北拔廣阿薊中之亂耿弇與劉秀相失北走昌平就其父況因說況擊邯鄲時王郎遣將徇漁陽上谷急發其兵北州疑惑多欲從之上谷功曹寇恂門下掾閔業說況曰邯鄲拔起難可信向大司馬劉升伯母弟尊賢下士可以歸之況曰邯鄲方盛力不能獨拒如何對曰今上谷完實控弦萬騎可以詳擇去就恂命東約漁陽邯鄲不足圖也況然之遣恂東約彭寵

欲各發突騎二千匹步兵千人詣大司馬秀安樂令吳漢亦勸寵從秀寵以爲然而官屬皆欲附王郎寵不能奪漢出止外亭遇一儒生召而食之問以所聞生言大司馬劉公所過爲郡縣所稱邯鄲舉尊號者實非劉氏漢大喜即詐爲秀書移檄漁陽使生齎以詣寵令具以所聞說之會寇恂至寵乃發步騎三千人以吳漢將之南攻薊殺王郎大將趙閎寇恂還遂與上谷長史景丹及耿弇將兵俱南與漁陽軍合所過擊斬王郎大將九卿校尉以下凡首三萬級定涿郡中山鉅鹿清河河間凡二十二縣前及廣阿聞城

中軍騎甚衆丹等勒兵問曰此何兵曰大司馬劉公也諸將喜即進至城下城中初傳言二郡兵為邯鄲來衆皆恐劉秀自登西城樓勒兵問之耿弇拜於城下即召入具言發兵狀秀乃悉召景丹等入笑曰邯鄲將帥數言我發漁陽上谷兵吾聊應言我亦發之何意二郡良為吾來方與上大夫共此功名爾乃以景丹寇恂耿弇吳漢皆為偏將軍使還領其兵加耿況彭寵大將軍封況寵丹皆為列侯更始遣尚書令謝躬率六將軍討王郎不能下秀至與之合軍東圍鉅鹿月餘未下王郎遣將攻信都大姓馬寵等開城

內之更始遣兵攻破信都秀使李忠還行太守事王郎遣將倪宏率數萬人救鉅鹿秀逆戰於南䜌不利景丹等縱突騎擊之宏大敗秀曰吾聞突騎天下精兵今見其戰樂可言邪耿純言於秀曰久守鉅鹿士衆疲弊不如及大兵精銳進攻邯鄲若王郎已誅鉅鹿不戰自潰矣秀從之夏四月留兵守鉅鹿進軍邯鄲連戰破之郎乃使其諫大夫杜威請降威雅稱郎實成帝遺體秀曰設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得況詐子輿者乎威請求萬戶侯秀曰顧得全身可乎威怒而去秀急攻之二十餘日郎少傅李立開門內漢兵

遂攻邯鄲郎夜亡走王霸追斬之秀收郎文書得吏民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秀不省會諸將軍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秀部分吏卒各頒諸軍護軍朱祜從容言於秀曰長安政亂公有日角之相此天命也秀曰召刺姦收護軍祜乃不敢復言更始遣使立秀爲蕭王悉令罷兵與諸將有功者詣行在所遣苗曾爲幽州牧韋順爲上谷太守蔡充爲漁陽太守並北之部蕭王用耿弇議辭以河北未平不就徵始二於更始是時諸賊銅馬大彤高湖重連鐵脛大槍尤來上江清犢五校五幡五樓富平獲索等各領部曲衆

合數百萬人所在寇掠蕭王欲擊之乃拜吳漢耿弇俱爲大將軍持節北發幽州十郡突騎苗曾聞之陰勅諸郡不得應調吳漢將二十騎先馳至無終曾出迎於路漢即收曾殺之耿弇到上谷亦收韋順蔡克斬之北州震駭於是悉發其兵秋蕭王擊銅馬於鄡吳漢將突騎來會清陽士馬甚盛漢悉上兵簿於莫府請所付與不敢自私王益重之王以偏將軍沛國朱浮爲大將軍幽州牧使治薊城銅馬食盡夜遁蕭王追擊於館陶大破之受降未盡而高湖重連從東南來與銅馬餘衆合蕭王復與大戰於蒲陽悉破降

之封其渠帥為列侯勅令降者各歸營勒兵自乘輕騎按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皆服悉以降人分配諸將衆遂數十萬赤眉別帥與青犢上江大肜鐵脛五幡十餘萬衆在射犬蕭王引兵進擊大破之南徇河內河內大守韓歆降先是赤眉降於更始復叛去歸其營遂率衆西攻長安冬蕭王將北徇燕趙度赤眉必破長安又欲乘釁并關中而未知所寄乃拜鄧禹為前將軍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令自選偏裨以下可與俱者將朱鮪李軼田立陳僑將兵號三十萬

與河南太守、武勃共守洛陽鮑永田邑在幷州蕭王以河內險要富實欲擇諸將守河內者而難其人問於鄧禹禹薦寇恂乃拜恂河內太守蕭王謂恂曰昔高祖留蕭何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當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它兵勿令北渡而已拜馮異爲孟津將軍統魏郡河內兵於河上以拒洛陽光武建武元年春正月鄧禹至箕關擊破河東都尉進圍安邑夏四月蕭王北擊尤來大槍五幡於元氏追至北平連破之又戰於順水北乘勝輕進反爲所敗王自投高岸遇突騎王豐下馬授王王僅而得免散兵歸保范陽

[illegible]妙臨大事無此老識便亦不任

軍中不見王或云已殁諸將不知所爲吳漢曰卿曹努力王兄子在南陽何憂無主衆恐懼數日乃定賊雖戰勝而憚王威名夜遂引去大軍復追至安次戰破之賊退入漁陽所過虜掠彊弩將軍陳俊言於王曰賊無輜重宜令輕騎出賊前使百姓各自堅壁以絶其食可不戰而殄也王然之遣俊將輕騎馳出賊前視人保壁堅完者勑令固守放散在野者因掠取之賊至無所得遂散敗是時赤眉立劉盆子爲帝馮異遺李軼書勸令歸附蕭王軼知長安已危而以伯升之死心不自安乃報書曰軼本與蕭王首謀造

漢今軼守洛陽將軍鎮孟津俱據機軸千載一會思成斷金唯深遠蕭王願進愚策以佑國安民軼自通書之後不復與異爭鋒故異得北攻天井關拔上黨兩城又南下河南成皋已東十三縣降者十餘萬武勃將萬餘人攻諸畔者異與戰於士鄉下大破斬勃軼閉門不救異見其信效具以白王王報異曰季文軼字也多詐人不能得其要領今移其書告守尉當警備者衆皆怪王宣露軼書朱鮪聞之使人刺殺軼由是城中乖離多有降者朱鮪聞王北征而河內孤乃遣其將蘇茂賈彊將兵三萬餘人渡鞏河攻溫鮪自

將數十萬人攻平陰以綴異檄書至河內寇恂即勒軍馳出並移告屬縣發兵會溫下軍吏皆諫曰今洛陽兵渡河前後不絕宜待衆軍畢集乃可出也恂曰溫郡之藩蔽失溫則郡不可守遂馳赴之旦日合戰而馮異遣救及諸縣兵適至恂令士卒乘城鼓譟大呼言曰劉公兵到蘇茂軍聞之陳動恂因奔擊大呼之馮異亦渡河擊朱鮪鮪走異與恂追至洛陽環城一匝而歸自是洛陽震恐城門晝閉異恂移檄上狀諸將入賀因上尊號將軍南陽馬武先進曰大王雖執謙退奈宗廟社稷何宜先即尊位乃議征伐今此

誰賊而馳驚擊之乎王驚曰何將軍出此言可斬也
乃引軍還薊復遣吳漢率耿弇景丹等十三將軍追
尤來等斬首萬三千餘級遂窮追至浚靡而還賊散
入遼西遼東爲烏桓貊人所鈔擊略盡都護將軍賈
復與五校戰於眞定復傷瘡甚王大驚曰我所以不
令賈復別將者爲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聞其婦
有孕生女邪我子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不令其憂
妻子也復病尋愈追及王於薊相見甚驩還至中山
諸將復上尊號王又不聽行到南平棘諸將復請王
不許諸將且出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

攀從大王於矢石之間固望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

數之耳望亦不絕衆亦不敢散

所志耳今大王留時逆衆不正號位純恐士大夫望絕計窮則有去歸之思無爲久自苦也大衆一散難可復合純言甚誠切王深感曰吾將思之行至鄗召馮異詣鄗問四方動靜異曰更始必敗宗廟之憂在於大王宜從衆議六月己未王即皇帝位于鄗南改元大赦秋七月帝使吳漢率建義大將軍朱祐等十一軍攻朱鮪於洛陽諸將圍洛陽數月朱鮪堅守不下帝以廷尉岑彭常爲鮪校尉令往說之鮪在城上彭在城下爲陳成敗鮪曰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

又諫吏始無遣蕭王北伐誠自知罪深不敢降彭還具言於帝帝曰舉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復往告鮪鮪從城上下索曰必信可乘此上彭趣索欲上鮪見其誠即許降朱鮪面縛與岑彭俱詣河陽帝解其縛召見之復令彭夜送鮪歸城明旦與蘇茂等悉其衆出降拜鮪爲平狄將軍封扶溝侯九月赤眉兵入長安廢更始爲淮陽王尋殺之冬十月癸丑車駕入洛陽幸南宮遂定都焉二年春正月悉封諸功臣爲列侯梁侯鄧禹廣平侯吳漢皆食四縣博士丁恭議曰古

者封諸侯不過百里彊榦弱枝所以為治也今封四縣不合法制帝曰古之亡國皆以無道未嘗聞功臣地多而滅亡者也起高廟于洛陽四時合祭高祖太宗世宗建社稷于宗廟之右立郊兆于城南帝以關中未定而鄧禹久不進兵賜書責之禹猶執前意別攻上郡諸縣更徵兵引穀將軍馮愔與宋歆守栒邑爭權相攻愔遂殺歆因反擊禹禹遣使以聞帝問使人愔所親愛為誰對曰護兵黃防報曰縛愔者必黃防也乃遣尚書宗廣持節往降之防果執愔歸罪馮愔之叛引兵西向天水隗囂擊破之於是禹承制遣

使持節命囂爲西州大將軍、得專制涼州朔方事、初更始以鮑永爲尙書僕射將兵安集河東、永以馮衍爲將軍、屯太原、與上黨太守田邑、繕甲養士以扞并土、至是帝遣劉延攻天井關、田邑拒之不得進、及更始敗、邑請降、即拜上黨太守、帝又遣儲大伯持節徵鮑永、永未知更始存亡、收擊大伯、遣使馳至長安、詷問、虛實、永與馮衍審知更始已亡、乃發喪出儲大伯等、封上印綬、悉罷兵幅巾詣河內、帝見永、問曰、卿衆安在、永離席叩頭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誠慙以其衆幸富貴、故悉罷之、帝曰、卿言大、耳意不悅、旣而永

以立功見用衍遂廢棄永謂衍曰昔高祖賞季布之罪、誅丁固之功、今遭明王、何憂哉、衍曰天命難知人道易守、守道而已、何患死亡、二月宋弘爲大司空帝

之討王郎漁陽太守彭寵發突騎轉糧食前後不絕、及帝追銅馬至薊寵自負其功、意望甚高帝接之不能滿、及吳漢王梁爲三公、寵愈怏怏、幽州牧朱浮年少有俊才、欲厲風迹、收士心、多所辟召、發諸郡倉穀稟贍之、寵以爲師旅方起、不宜多置官屬以損軍實、浮數譖寵、上輒漏泄、令寵聞、以脅恐之至是徵寵、寵益自疑其妻固勸無受徵帝遣寵從弟子后蘭卿諭

之寵遂發兵反攻浮於薊又數遣使要誘琰況況斬其使立貴人郭氏爲皇后子彊爲皇太子帝遣鄧隆助朱浮討寵隆軍潞南浮軍雍奴遣使奏狀帝曰營相去百里其勢不相及比若還北軍必敗矣寵果遣輕兵擊隆軍大破之浮不能救鄧禹自馮愔叛後威名稍損又乏糧食戰數不利歸附者日益離散帝乃遣馮異代禹送至河南勑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將軍奉辭討諸不軌營堡降者遣其渠帥詣京師散其民就農桑壞其營壁無使復聚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

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鬪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勅無爲郡縣所苦異頓首受命引而西所至布威信羣盜多降十二月詔復宗室列侯爲莽所絕者三年春三輔大饑赤眉東出馮異與戰於崤底大破之赤眉餘衆東向宜陽帝親勒六軍嚴陳待之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以不死耳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肉袒降上得傳國璽綬赤眉衆尚十餘萬人王莽末天下亂臨淮大尹侯霸獨能保全其郡帝徵霸會壽春拜尚書令時朝廷無故典又少舊臣

霸明習故事。收錄遺文條。奏前世善政法度施行之。

隗囂遣馬援奉書入見公孫述遣兵屯陳倉隗囂遣兵助馮異擊破之述遣使招囂囂斬其使寵以子后蘭卿質漢歸不信之使將兵居外無親於中寵齋在便室蒼頭子密等三人因寵臥牀共縛著牀告外吏云大王齋禁皆使吏休爲稱寵命收縛奴婢又以寵命呼其妻妻入驚曰奴反奴乃捽其頭擊其頰寵急呼曰趣爲諸將辦裝於是兩奴將妻入取寶物留一奴守寵收金玉衣物至寵所裝之被馬六匹使妻縫兩縑囊昏夜解寵手令作記告城門將軍開門書成

斬寵及妻頭置囊中便馳記持出城詣闕明旦閤門不開官屬踰牆而入見寵尸驚怖其尚書韓立等共立寵子午爲王國師韓利斬午首詣祭遵降夷其宗族帝封子密爲不義侯先是董憲據蘭陵與劉永連兵帝遣將軍龐萌蓋延擊憲萌爲人遜順帝信愛之常稱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龐萌是也使與延共擊憲時詔書獨下延而不及萌萌以爲延譖己自疑遂反襲延壁破之與憲連和自號東平王屯桃鄉之北帝聞之大怒自將討萌與諸將書曰吾常謂萌爲社稷臣將軍得無笑其言乎帝幸郯留吳

漢攻之車駕轉徇彭城下邳吳漢拔郯董憲龐萌走保朐劉紆不知所歸其軍士高扈斬之以降吳漢進圍朐竇融遣使奉書入見詔以融爲涼州牧耿弇拔祝阿濟南臨菑與張步戰大破之帝自魯至臨菑勞弇軍步斬蘇茂以降齊地悉平初安定盧方詐稱武帝曾孫劉文伯據郡自立爲上將軍西平王遣使與匈奴結和親單于乃使騎迎芳入匈奴立爲漢帝及五原人李興隨昱朔方人田颯代郡人石鮪閔堪各起兵自稱將軍匈奴遣使與興等和親欲令盧芳還漢地爲帝興等引兵至單于庭迎芳入塞都九原縣

涼有五原朔方雲中定襄鴈門五郡並置守令與胡通兵使苦止邊徵處士周黨嚴光王良至京師黨光不屈以良為諫議大夫黨入見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博士范升奏曰黨等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死君釣采華名庶幾三公之位臣願與坐雲臺之下考試圖國之道書奏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罷之良後歷沛郡太守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布被瓦器妻子不入官舍後以病歸一歲復徵至滎陽疾篤不任進道過其友人友人拒不

背兄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往來屑屑不憚煩也遂拒之良懟後徵不應卒於家吳漢等拔朐斬董憲誅龐萌江淮山東悉平漢等諸將還京師置酒賞賜帝積苦兵間以隗囂遣子內侍公孫述遠據邊垂乃謂諸將曰且當置此兩子於度外耳因休諸將於雒陽分軍士於河內數騰書隴蜀告示禍福述不答夏四月帝如長安謁園陵遣耿弇等七將軍從隴道伐蜀先使中郎將來歙奉璽書諭囂囂猶豫不決歙遂發憤責囂曰國家以君知臧否曉廢興故以手書暢意足下推誠既遣伯春委質而反欲用佞惑之

言爲族滅之計耶因欲前刺囂囂起入部勒兵將殺
歙歙徐杖節就車而去詔曰夫張官置吏所以爲民
也今百姓遭難戶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繁其
令司隸州牧各實所部省減吏員縣國不足置長吏
者并之於是并者四百餘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一詔
王莽時吏人沒入爲奴婢者免爲庶人復田租舊制
三十稅一馮異擊盧芳匈奴兵破之北地上郡安定
皆降鄭興上疏曰夫國無善政則謫見日月要在因
人之心擇人處位今公卿大夫多舉漁陽太守郭伋
可大司空者而不以時定道路流言咸曰朝廷欲用

功臣功臣則用人位謬矣願陛下屈己從衆以濟羣臣讓善之功項年日食每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下促迫故月行疾今陛下高明而羣臣惶促少留思柔克之政垂意洪範之隗囂反漢降蜀公孫述立囂爲寧朔王帝將征囂郭憲諫曰東方初定車駕未可遠征乃當車拔佩刀斷車靷帝不從西至漆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帝召馬援問之援因說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又於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開行軍衆所從道徑往來分析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旦遂進

軍至高平第一初竇融據河西遣使來上書陳逆順之意至是融率五郡太守及羌虜小月氏等步騎數萬與大軍會將軍旅草創諸將朝會禮容多不肅融先遣從事問會見儀帝聞而善之以宣告百僚乃置酒高會待融等以殊禮遂進軍數道上隴使囂降將王遵以書招囂將牛邯下之拜邯太中大夫於是囂大將十三人屬縣十六衆十餘萬皆降囂將妻子奔西城進幸上邽詔告囂曰若束手自詣父子相見保無他也若遂欲為黥布者亦自任也囂終不降於是誅其子恂使吳漢圍西城耿弇圍上邽以四縣封賓

既隴祖不實錢做之忘乎

融爲安豐侯弟友爲顯親侯及五郡太守皆封列侯遣西還所鎮融以久專方面懼不自安數上書求代詔曰吾與將軍如左右手耳數執謙退何不曉人意勉循士民無擅離部曲潁川盜羣起寇沒屬縣河東守共亦叛京師騷動帝聞之曰吾悔不用郭子横之言秋八月帝自上邽晨夜東馳賜岑彭等書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帝謂寇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也對曰潁川聞陛下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間相詿誤耳如聞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前

驅帝從之庚申車駕南征潁川盜賊悉降恂竟不拜
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長
社鎮撫吏民受納餘降東郡濟陰盜賊亦起帝遣李
通王常擊之以耿純嘗為東郡太守威信著於衛地
遣使拜太中大夫使與大兵會東郡聞純入界盜賊
九千餘人皆詣純降大兵不戰而還璽書復以純為
東郡太守戊寅車駕還自潁川冬公孫述遣兵救隗
囂吳漢引兵下隴囂窮困初帝勑吳漢曰諸郡甲卒
但坐費糧食若有逃亡則沮敗衆心宜悉罷之漢等
貪幷力以囂遂不能遣糧食日少吏士疲役逃亡者

多岑彭壅谷水灌西城城未沒丈餘會王元行巡將
蜀兵五千餘卒至大呼曰百萬衆方至漢軍大驚未
及陳元等決圍殊死戰遂得入城迎囂歸冀吳漢軍
食盡乃燒輜重引兵下隴蓋延耿弇亦相隨而退囂
出兵尾擊諸營岑彭爲後拒諸將乃得全軍東歸惟
祭遵屯汧不退吳漢等復屯長安岑彭還津鄉於是
安定北地天水隴西復反爲囂隗囂死諸將立其子
純公孫述遣兵屯夷陵據荆門吳漢等擊盧芳匈奴救
之漢等不利帝使來歙悉監護諸將屯長安馬援爲
之副歙上書曰公孫述以隴西天水爲藩蔽故得延

命假息今二郡平蕩則逝智討窮矣宜益選兵馬儲積資糧今西州新破兵人疲饉若招以財穀則其衆可集臣知國家所給非一用度不足然有不得已也帝然之於是詔於汧積穀六萬斛秋八月歆等討隗純於天水諸羌自王莽末入居塞內金城屬縣多爲所有隗囂不能討因就慰納發其衆與漢相拒司徒掾班彪上言今涼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髮左袵與漢人雜處習俗旣異言語不通數爲小吏黠人侵奪窮恚無聊故致反叛蠻夷寇亂皆爲此也舊制益州部置蠻夷騎都尉幽州部置領烏桓校尉涼州部置

護羌校尉皆持節領護治其怨結歲時巡行問所疾苦又數遣使譯通導動靜使塞外羌夷為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警備今宜復如舊制以明威防從之以牛邯為護羌校尉帝如長安冬十月來歙等攻破落門隗純降王元奔蜀隴右悉平省定襄郡徙其民於西河十一年春三月先是帝遣岑彭攻田戎于夷陵拔之田戎奔蜀彭謀伐蜀以夾川穀少水險難漕自引兵還屯津鄉當荊州要會喻告諸蠻夷降者奏封其君長彭數攻田戎等不克帝遣吳漢率誅虜將軍劉隆等三將發荊州兵凡六萬餘人騎五千匹與彭

會荊門彭裝戰船數千艘吳漢以諸郡棹卒費糧欲罷之彭以蜀兵盛不可遣上書言狀帝報彭曰大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荊門之事一由征南公爲重而已閏月彭令軍中募攻浮橋先登者上賞於是偏將軍魯奇應募而前時東風狂急魯奇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而欑柱有反杷鉤奇船不得去奇等乘勢殊死戰因飛炬焚之風怒火盛橋樓崩燒岑彭悉軍順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人而田戎走保江州彭上劉隆爲南郡太守自率輔威將軍臧宮長驅入江關令軍中無得虜掠所過百姓皆奉

牛酒迎勞彭復讓不受百姓大喜爭開門降詔彭守益州牧所下郡輒行太守事彭若出界卽以太守號付後將軍選官屬守州中長吏彭到江州以其城固糧多難卒拔留馮駿守之自引兵乘利直指墊江攻破平曲收其米數十萬石吳漢留夷陵裝露橈繼進公孫述遣王元拒河池六月來歙攻元大破之進兵下辨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殺歙詔以將軍馬成代帝自將伐蜀秋七月次長安公孫述使延岑王元悉兵拒廣漢及資中又遣將侯丹率二萬餘人拒黃石岑彭使臧宮將降卒五萬從涪水上平曲拒延岑自分

兵浮江襲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使精騎馳擊廣都去城都數十里勢若風雨所至皆奔散初述聞漢兵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蜀地震駭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延岑盛兵於沅水臧宮衆多食少轉輸不至降者皆欲散畔郡邑復更保聚觀望成敗宮欲引還恐為所反會帝遣謁者將兵詣岑彭有馬七百匹宮矯制取以自益晨夜進兵多張旗幟登山鼓譟左步右騎挾船而引呼聲動山谷岑不意漢軍卒至登山望之大震恐宮因縱擊大破之斬首溺

夾者萬餘人水爲之濁延岑齊成都其衆悉降軍王陽鄉王元舉衆降帝與公孫述書陳言禍福示以丹青之信述省書歎息以示所親太常常少光祿勳張隆皆勸述降述曰廢興命也豈有降天子哉左右莫敢復言少隆皆以憂死帝還宮冬十月公孫述使刺客詐爲亡奴降彭夜刺殺彭馬成等破河池平武都遂與馬援擊破先零羌十二年春正月吳漢破公孫述將亡魚涪津遂圍武陽述遣子婿史興救之漢連擊破之因入犍爲界諸縣皆城守詔漢直取廣都據其腹心漢乃進軍攻廣都拔之遣輕騎燒成都市橋

公孫述將帥恐懼日夜離叛述雖誅滅其家猶不能禁帝必欲降之又下詔諭述曰勿以來歙岑彭受害自疑今以時自詣則宗族完全述終無降意秋七月將軍馬駿拔江州獲田戎吳漢進軍攻成都九月入其郛臧宮拔綿竹引兵與漢會冬十一月公孫述引兵出戰吳漢擊殺之延岑以成都降蜀地悉平初述徵廣漢李業為博士業固稱疾不起述羞不能致使尹融劫之賜以毒酒業歎曰古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為此故也遂飲毒而死述恥有殺賢之名遣使弔祠賻贈百匹業子翕逃辭不受又聘巴郡譙玄玄不

詣亦遣使以毒藥劫之巴郡大守自詣玄廬勸之行
玄曰保志全高死亦奚恨遂受毒藥玄子瑛泣血叩（二千皆奇）
頭於太守願奉家錢千萬以贖父死太守爲請述許
之。述又徵蜀郡王皓王嘉恐其不至先繫其妻子使
者謂嘉曰速裝妻子可全對曰犬馬猶識主況於人
乎。王皓先自刎以首付使者述怒遂誅皓家屬王嘉
聞而歎曰後之哉乃對使者伏劍而死犍爲費貽不
肯仕述漆身爲癩陽狂以避之同郡任永馮信皆託
青盲以辭徵命帝旣平蜀詔贈常少爲太常張隆爲
光祿勳譙玄已卒祠以中牢勑所在還其家錢而表

李業之閭徵賁貽任永馮信會永信病卒獨貽任至合浦太守帝以睢陽令任延爲武威太守親見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歎曰卿言是也詔邊吏力不足戰則守追虜料敵不拘以逗遛法賞融及五郡太守入朝以融爲冀州牧朱祐奏古者人臣受封不加王爵詔諸王皆降爲公侯是時宗室及絕國封侯者凡一百三十七人以紹嘉公孔安爲宋公承休公姬常爲衛公大饗將士功臣增邑更封凡三百六十五人其

不用功臣起於鄧賈故以責三公三公不

外戚恩澤封者四十五人定封鄧禹爲高密侯食四縣李通爲固始侯賈復爲膠東侯食六縣餘各有差已歿者益封其子孫或更封支庶鄧禹賈復知帝偃武修文不欲功臣擁兵京師乃去甲兵敦儒學帝思欲完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職爲過遂罷左右將軍官耿弇亦上大將軍印綬皆以列侯就第加位特進奉朝請賈復爲人剛毅方直多大節旣還私第闔門養威重朱祐等薦復宜爲宰相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是時列侯爲高密固始膠東三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恩遇甚厚帝雖制功臣而每能回

劾斥之亦不為過

容宥其小失遠方貢珍甘必先偏賜諸侯而太官無
餘故皆保其福祿無誅譴者時兵革既息天下省事
文書調役務從簡寡至乃十存一焉十四年秋莎車
王賢鄯善王安皆遣使奉獻西域苦匈奴暴斂皆願
屬漢復置都護上以中國新定不許大司徒韓歆好
直言無隱帝每不能容歆於上前證歲將饑凶指天
畫地言甚剛切坐免歸田里帝猶不釋復遣使宣詔
責之歆及子嬰皆自殺歆素有重名死非其罪衆多
不厭帝乃追賜錢穀以成禮葬之二月匈奴寇鈔日
盛州郡不能禁遣吳漢率馬成馬武等北擊匈奴徙

鴈門代郡上谷吏民六萬餘口。置居庸常山關以東。以避胡冦。匈奴左部遂復轉居塞内。朝廷患之增緣邊兵郡數千人。夏四月追謚兄縯爲齊武公帝以天下墾田多不以實自占又戸口年紀互有增減乃詔下州郡檢覈於是刺史太守多爲詐巧。苟以度田爲名。聚民田中。并度廬屋里落。民遮道啼呼。或優饒豪右。侵尅羸弱。時諸郡各遣使奏事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由趣。吏抵言於長壽街上得之帝怒時東海公陽年十一在幄後言曰吏受郡勑當欲以墾田相方耳。帝

曰卽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爲準帝令虎賁將詰問吏乃首服如東海公對上猶是益奇愛陽遣謁者考實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遣馬成繕治障塞以張堪爲漁陽太守十六年河南諸郡太守十餘人皆坐度田不實下獄死後上從容謂虎賁中郎將馬援曰吾甚恨前殺守相多也郡國羣盜處處並起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復屯結冬十月遣使者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遛廻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禽討爲效其牧

守令長坐界內有賊盜而不收捕者。又以畏愞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爲負。但取獲賊多少爲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徙其渠帥於他郡。賦田受廩。使安生業。自是馬牛放牧不收。邑門不閉。盧芳與閔堪使使請降。帝立芳爲代王。堪爲代相。賜繒二萬匹。因使和集匈奴。初匈奴聞漢購求芳。貪得財帛。故遣芳還。旣而芳以自歸爲功。不稱匈奴所遣。單于復恥言其計。故賞遂不行。由是大恨。入寇尤深。芳入朝。南及昌平。有詔止令更朝明歲。十七年冬十月。郭后寵衰。數懷怨懟。上怒之。廢后立貴人陰氏

爲皇后太子彊以母廢爲東海王立皇后陰氏子莊爲太子大司徒戴涉等奏立元成哀平四廟上自以昭穆次第當爲元帝後遂追尊宣帝曰中宗祀昭帝元帝於太廟成哀平帝於長安舂陵節侯以下於章陵董宣爲雒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驂乘宣候之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人將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須箠請自殺即以頭擊

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宣不從強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爲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爲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敕強項令出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莎車王賢驕橫欲兼并西域數攻諸國諸國愁懼車師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八國俱遣子入侍願侍都護帝以中國初定北邊未服皆還其侍子厚賞賜之諸國聞帝不許大憂恐乃與敦煌太守檄願留侍子以示莎車言侍子見留都護尋至冀且息其兵太守以狀聞帝乃許之先是匈奴與鮮卑

烏桓連兵入寇已而匈奴連年旱蝗赤地數千里人畜饑疫死耗大半單于畏漢乘其敝乃遣使詣漁陽求和親帝遣中郎將李茂報命許之烏桓乘匈奴之弱擊破之匈奴北徙數千里幕南地空詔罷諸邊郡亭候吏卒以幣帛招降烏桓西域諸國侍子久留敦煌皆愁思亡歸莎車王賢知都護不出擊破鄯善攻殺龜茲王鄯善王安上書願復遣子入侍更請都護都護不出誠迫於匈奴帝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於是鄯善車師復附匈奴二十四年春正月匈奴南邊八部立日

遂王比爲南單于款塞内附遣使詣闕奉藩稱臣上
以問臧宮宮曰匈奴饑疫分爭臣願得五千騎以立
功名帝笑曰常勝之家難以慮敵吾方自思之二十
五年遼東徼外貊人寇邊太守祭彤招降之南單于
遣弟左賢王莫將兵萬餘人擊北單于弟薁鞬左賢
王生獲之北單于震怖郤地千餘里南單于復遣使
詣闕貢獻求使者監護遣侍子修舊約是歲烏桓大
人郝旦等率衆内屬詔封烏桓渠帥爲侯王君長八
十一人使居塞内布於緣邊諸郡令招來種人給其
衣食遂爲漢偵候助擊匈奴鮮卑時司徒掾班彪上

言烏桓天性輕黠好爲寇賊若久放縱而無總領必復掠居人但委主降掾吏恐非所能制臣愚以爲宜復置烏桓校尉誠有益於附集省國家之邊慮帝從之於是始復置校尉於上谷甯城開營府幷領鮮卑賞賜質子歲時互市焉二十六年詔增百官奉千石已上減於西京舊制六百石以下增於舊秩上大會羣臣問誰可傅太子者羣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原鹿侯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爲陰氏乎爲天下乎即爲陰氏則陰侯可爲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傅者以輔

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即拜佚爲太子太傅以博士桓榮爲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北匈奴乞和親許之太尉趙憙典喪事時經王莽之亂舊典不存皇太子與諸王雜坐同席藩國官屬出入宮省與百僚無別憙正色橫劍殿階扶下諸王以明尊卑奏遣謁者將護官屬分止他縣諸王並令就邸唯朝晡入臨整禮儀嚴門衛內外肅然山陽王荆哭臨不哀而作飛書令蒼頭詐稱大鴻臚郭況書與東海王彊言其無罪被廢及郭后黜辱勸令東歸

舉兵以取天下且曰高祖起亭長陛下興白水何況於王陛下長子故副主哉當爲秋霜無爲檻羊人主崩亡閭閻之伍尚爲盜賊欲有所望何況王邪彊得書惶怖即執其使封書上之太子以荆母弟祕其事遣荆出止河南宮太子莊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

明帝

章帝　和帝　安帝　順帝　沖帝
質帝　桓帝　靈帝　獻帝

明帝莊光武第四子也母陰后明帝兄三人長東海王彊初立爲太子後因母廢不自安數陳懇誠願守藩國光武從之次楚王英母無寵故國最貧小次濟南王康帝十歲能通春秋始封東海王後立爲太子

帝從尚儒學自太子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孫
莫不受經又爲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子立學南
宮號四姓小侯置五經師搜選高能以受其業自期
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然
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爲明公卿大臣數被詆毀
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曳常以事怒郎藥崧以杖撞
之崧走入牀下帝怒甚疾言曰郎出崧乃曰天子穆
穆諸侯皇皇未聞人君自起撞郎帝乃赦之是時朝
廷莫不悚慄爭爲嚴切以避誅責惟鍾離意獨敢諫
爭數封還詔書臣下過失輒救解之會連有變異上

疏願緩刑罰順時氣以調陰陽帝雖不能用然知其至誠終愛厚之嘗詔禁章奏浮詞曰先帝詔書禁人上事言聖而間者章奏頗多浮詞自今若有過稱虛譽尚書皆宜抑而不省示不爲諂子嗤也自作壽陵制裁令流水而已無得起墳萬年之後掃地而祭杅水脯糒而已過百日唯四時設奠置吏卒數人供給灑掃敢有所興作者以擅議宗廟法從事封諸子爲王帝親定其封域裁令半楚淮陽馬后曰諸子食數縣於制不已儉乎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歲給二千萬足矣帝天資愿察自爲東海王時知吏牘書

詭墾田之弊其明智已足以切事情及其即位遵奉
建武制度后妃之家不得封侯與政館陶公主為其
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
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公車以
反支日不受章奏帝聞而怪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
而復拘以禁忌豈為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尚書
閻章二妹為貴人章精力曉舊典久次當遷重職帝
為後宮親屬竟不用是以吏得其人民樂其業遠近
畏服戶口滋殖焉然而誅求浮殺虞延杖藥崧提拽
近臣斤辱公卿而君臣之禮闕廣陵王荊楚王英皆

以謀逆相繼殛死、而兄弟之恩乖、楚獄追逮死徙千數、而刑獄濫信耿秉巧說發兵數出無獲空返、而兵釁開、傷於褊察以耳目隱發爲明而君人之度未弘、遣使天竺求浮圖書而開億萬世釋氏之禍、凡數端讀史者每爲深惜焉、

章帝烜、明帝第五子也、母賈貴人詔曰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朕甚厭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悃愊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吏民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它異、斯亦殆近之矣、夫以苛爲察、以刻爲明、以輕爲德、以重爲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

詔書數下，寬柔接道，而吏不加治，民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帝雖厭苛切而過於寬，故外戚寖橫，竇后以無子之故，譖廢宋貴人，動搖東宮太子慶，廢長立幼，以成其私，帝且一切從順，東漢之衰，自此始矣。范曄曰：魏文帝稱明帝察察，章帝長者，章帝素知人，厭明帝苛切，事從寬厚，盡心孝道，平徭簡賦，而明賴其慶，又體之以忠恕，文之以禮樂，謂之長者，不亦宜乎。

和帝諱肇，肅宗第四子也，母梁貴人，為竇皇后所譖，憂卒，竇后養為己子，永元元年，誅竇憲，以宦者鄭衆

為大長秋衆與誅憲功帝策勳班賞衆每辭多受少帝由是賢之常與之議論外戚宦臣迭為消長始此

安帝祜章帝孫即位太后臨朝封鄧騭及弟悝弘閶皆為列侯騭辭不受自和帝之喪鄧騭兄弟常居禁中騭不欲久在內連求還第太后許之至是辭讓不獲逃避使者上疏自陳至於五六乃許之以寇賊雨水策免太尉徐防司空尹勤三公以災異策免自此始宦官鄭衆蔡倫等皆秉勢豫政司空周章數進直言太后不能用初太后以平原王勝有痼疾而貪殤帝孩抱養為己子故立焉及殤帝崩羣臣以勝疾非

猶意成歸之太后恐勝終怨乃迎帝立之帝乳母王
聖慮有廢置常與中黃門李閏江京候伺左右共毀
短太后帝每忿懼及太后崩宮人有誣告太后兄弟
悝弘閶謀立平原王帝怒令有司奏悝等太逆無道
遂廢其子西平侯廣宗等為庶人騭以不與謀徙封
羅侯遣就國宗族免官歸故郡沒入貲產廣宗等皆
自殺騭不食而死貶平原王翼為都鄉侯遣歸河間
翼謝絕賓客閉門自守由是得免以耿貴人兄寶監
羽林車騎封宦者江京李閏皆為列侯閻后兄弟顯
景耀並典禁兵延光三年廢太子保為濟陰王舉用

賢士天下拊望風采然宦官弄權外戚用事賢人君子不能救漢祚之衰閻顯忌宦官樊豐及外戚耿寶豐有司奏貶寶爲亭侯遣就國寶自殺豐下獄死王聖母子徙鴈門而以弟景等爲卿校並處權要威福自出非鄉侯懿閻顯白太后秘不發喪而更徵諸王子閉宮門屯兵自守中黄門孫程等迎濟陰王保入即位誅閻顯等遷太后於離宮封程等十九人爲列侯

順帝名保安帝長子帝朝太后於東宮初議郎陳禪以爲閻太后與帝無母子恩宜徙別館絕朝見周舉

謂司徒李郃曰曾聞欲殺舜舜事之逾謹鄭莊公
泰始皇怨母隔絕後感穎考叔茅焦之言復修子道
書傳美之今太后幽在離宮若悲愁生疾一旦不虞
主上將何以令於天下宜密表請率君臣朝覲郃即
上疏帝從之太后意乃安
冲帝炳順帝子建康元年立爲太子居承光宮帝使
侍御史种暠監其家中常侍高梵從中單駕出迎太
子時太傅杜喬等疑不欲從而未决暠乃手劒當車
曰太子國之儲副人命所係今常侍來無詔信何以
知非姦邪今日有死而已梵辭屈不敢對馳還奏之

詔報太子乃得去喬退而歎息慨曷臨事不惑帝亦
嘉其持重稱善者久之

質帝纘章帝庶長子千乘王伉之曾孫勃海王鴻之
長子伉子寵改國名樂安父子薨於京師安帝崩鴻
始就國沖帝不豫梁冀徵帝到洛陽都亭及沖帝崩
與太后定策立之時年八歲帝聰慧嘗目梁冀曰跋
扈將軍冀惡之遂鴆帝而迎立志

桓帝名志章帝第六子河間王開之孫蠡吾侯翼之
長子也本初元年梁太后徵至京將妻以女弟會質
帝崩遂與兄冀定策立之帝即位梁冀以外戚專權

上與宦官單超等謀誅之自是宦官益橫雖以黃瓊陳蕃一時名賢在位而黨錮之禍起矣

靈帝名宏河間王開之曾孫解瀆亭侯萇之長子也時年十三竇后與父竇武定策迎立之即位好文學竇后臨朝竇武陳蕃爲政天下名賢徵列于朝中外想望太平時宦官專權武等謀誅之事泄反爲宦官所殺黃巾盜起命皇甫嵩曹操等討之在位二十二年壽三十四歲改元建寧熹平光和中平子辯立年十四歲何太后臨朝袁紹勒兵盡誅宦官三千餘人董卓脅太后廢辯爲弘農王立陳留王協

獻帝協靈帝次子年九歲卽位時袁術起兵討董卓卓既誅曹操爲相孫堅劉備等起兵互相吞噬已而操進爵爲魏王末年操子丕逼帝禪位以帝爲山陽公劉備卽帝位于蜀丕封孫權爲吳王天下遂三分爲魏蜀吳